

文藝小叢書之一

人間詞及人間詞話



人間詞及人間詞話

人問詞及人問詞話

洋宣紙 報
定價 紙
八角 六分

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

編校者 沈 啓 无

出版者

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
人文書店
電話南局一三九六

發行處

北平東安市場北門西邊
人文書店營業部
路南金魚胡同二十五號

代銷處

各埠各大書店

顧序

作序難，爲佳書作序尤難。蓋書旣佳，則讀者具眼，自能領畧之，不必待序之說明與吹噓。况乎珠玉在前，率爾成篇，必貽佛頭着糞之譏。或者自家有一段意思，藉爲書作序而發，借花獻佛，亦自可喜，顧隨今者則又無有。然而啓先師兄校注人間詞及人間詞話行將出版，顧隨終於爲之序者，則以一者師兄前此曾以序囑，亦旣諾之，若不作，則是不信，二者顧

隨平日喜讀此二書，茲欲假一序結香火因緣。三者邇來坊間翻印舊書，或加標點，或加箋注，而句讀往往訛謬，文字往往錯植，每一翻閱，心目俱爲之不快，師兄此書，標點正確，箋注詳明，校對更爲仔細，出板後以一冊置案頭，明窗靜几之間，時一流覽，亦浮世偷生之賞心樂事，故益樂爲之序。若夫靜安先生之創作與議論，則又何需說明與吹噓乎？茲亦不贅云。二十二年十月顧隨序于舊京東城之蘿月齋。

編者小引

大凡箋注之類，都是一種低能的事情。與人以惰，在己猶拙。即便你是兩腳書廚，讀得書多，卻把好好幾句原文弄得支離破碎，甚至差以毫釐而有千里之謬者，笑殺些個大雅方家之士。此事仔細想來，實實亦輕弄手眼不得也。茶衲于今頗爲後悔。然而我有幾個專家朋友，他們偏又閑着不弄，卻教茶衲弄之。茶衲原爲門外漢子，實實自家慚愧，偶爾楊柳岸曉風

殘月，畢竟還是一種行脚的趣味，走馬看花，細處不到，精處不到，正確處亦不能到也。話雖如此，書既出矣，悔亦何及，且自下一轉語：大抵人之情與人人之情，未必有多大差異，古今亦爾。其內之領會，外之見聞，機緣之觸磕，一切詩詞之妙，須自有境界，全靠他人不得，一味靠自己亦不得。不信自己而信他人，則莫如問之專家。專家說詞，則必通必慧必能解人頤，非若俗物之胡嚷亂道也。茶衲至再說過，並非專家，免遺後悔，慎重爲是，苟有問

我者，請進之吾友，吾友爲誰？俞平伯、顧羨
季、鄭因百是也。

閑話說却，便放下筆。

例言

一 本書人間詞計共百十五首。前五十九首由

觀堂外集單行本錄入，

此一冊後收入遺書外編
併增刻詞改名曰茗華詞

其

次三十四首即從茗華詞本

簡稱茗本

補錄。

茗華詞連前五十九

調共九十三首

最後二十二首則由烏程蔣氏鉛印本之

觀堂集林卷二十長短句全部錄入，

原爲二十三調其中蝶戀

花之昨夜夢中多少恨
一闕已見單行本不錄

至於人間詞甲乙稿原書，因

未得見，故僅就此二本詞遞爲排列，其次

序先後無從確定，且待將來再行釐正。

一 單行本與茗本字句互有出入，似茗本後經改訂，今即以之校前五十九調。中有一首蝶戀花與蔣本互見者亦即以蔣本校之。末再以世界書局所出之靜安詞簡稱陳本合校以上三本。其所校字句隨錄於本詞之後，以便檢閱。

一 本書人間詞話分上下二卷。下卷乃王先生遺稿未經刊行之作，趙萬里君曾錄出寄登小說月報十九卷三號，題曰人間詞話未刊稿。今已列入遺書內編，本書詞話二卷

悉據遺書錄出，其題曰人間詞話增補本，亦原定之名也。

一 詞話中所引詩詞文句，在附錄中全部錄出。並於引句之旁加以連圈，便於對証。其引句與原文互有出入者亦爲校正注明。

一 按王先生詞及詞話之作除全集外已經標點刊行者，最早有樸社單行本人間詞話，其次爲文化學社之人間詞話箋証，再次則世界書局之靜安詞。本書今爲後出，自應對于前三書及其編訂人表示敬意，更願讀者

同時並觀，得收參証之效。

一 大凡詩詞之妙，往往意境渾含，似不能以新式標點符號硬行鑿開。至于標點繁瑣，更是累贅。本書點句皆取簡單，讀者且自領會，可不必拘泥求之。

一 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錯，印書亦然。但書中有錯，豈能一味委之手民，還是編者自己不檢點之處居多。本書雖經勘誤，其間闕漏，仍所難免，此則企望于大雅方家，隨時起來糾正，如竟荒謬，更不妨予以棒

喝也。

一 本書勘誤及補校之處，俱附載于各卷之末，請讀者盡先着眼。

總目

顧序

編者小引

例言

人間詞

人間詞話

人間詞話增補本

附錄徵引詩詞雜文

人間詞甲稿序

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間詞，詒書告余曰：「知我詞者莫如子，叙之亦莫如子宜。」余與君處十年矣，比年以來，君頗以詞自娛。余雖不能詞，然喜讀詞，每夜漏始下，一燈熒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嘗不與君同，君成一闋，易一字，未嘗不以訊余，旣而睽離，苟有所作，未嘗不郵以示余也；然則余於君之詞，又烏可以無言乎？

夫自南宋以後，斯道之不振久矣。元明及國初諸老，非無警句也，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氣困於彫琢也；嘉道以後之詞，非不諧美也，然無救於淺薄者，意竭於摹擬也。君之於詞：於五代喜李後主、馮正中，於北宋喜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，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，所嗜蓋鮮矣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，謂夢窗砌字，玉田壘句，一彫琢，一敷衍，其病不同，而同歸於淺薄，六百年來，詞之不振，實自此始，其持論如此。及讀君自所爲詞，則誠往復幽咽，動

搖人心，快而能沈，直而能曲，不屑屑於言詞之末，而名句間出，殆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遠，意決而辭婉，自永叔以後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爲詞時，亦不自意其至此，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

若夫觀物之微，託興之深，則又君詩詞之特色，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倫比。嗚呼，不勝古人，不足以與古人並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？則何不取古人之詞，與君詞比類而觀之也。光緒丙午三月山陰樊志厚叙。